



昆仑山上无价宝

黄非红 著

台海出版社



昆仑山上无价宝

黄非红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仑山上无价宝 / 黄非红 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8 - 0139 - 0

I. ①昆… II. ①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068 号

昆仑山上无价宝

著 者: 黄非红

责任编辑: 戴晨

装帧设计: 泽天世荣

版式设计: 柳永康

责任校对: 田灿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1000 1/16

字 数: 164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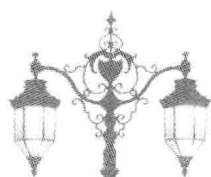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8 - 0139 - 0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花子的海	1
趟过野马河	4
春妮的隐私	10
小男人	14
找上门来	18
三女竞争	23
人约黄昏后	28
小保姆	32
被拐卖的打工女	39
出卖自己	45
打工女阿桃	5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9
不当佐料	64
成林的隐私	67
王老蔫告状	71
祸从笔出	75
二蛋和花子的故事	79

不明不白	85
再也不请客	89
郝江山借钱	93
离婚的秘密	97
村长家的满月酒	100
风水宝宅	103
捉特务	109
盘龙洞里锁盘龙	113
你是谁の爹	117
奶奶捉双	122
美丽村庄	125
亮出你的胸乳	131
昆仑山上无价宝	137
东卖铺西卖铺	141
绝情父亲	144
绝情丈夫	150
欠债人	155
桃花沟风情	160



花子的海

正是伏天，已近晌午，别人不是忙着回去做饭了，就是找地方乘凉唠嗑了，可花子还在地里忙活着。丈夫成子在城里打工，家里的活计全压在花子一个人身上，不忙点不行，农时是不能耽误的啊。天上的太阳毒辣辣的，烤得人皮焦心燥的，要是男人这时候能回来帮自己一把该多好啊！这么想着，花子突然察觉到了什么，回身一看，只见一个男人正在地边痴痴地望着她。

花子心里一热——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男人成子！

可是令花子意外的是，成子不是回来帮她做活的，而是请了假回来看门做农活，让她出去旅游看海的！

能去看看海，是夫妻俩多年的愿望。十年前他们才成亲时，夫妻俩就有一个愿望——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去看看海。可是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向海边迈出一大步。因为家里有做不完的活计，伺候不完的猪牛，还有上学的孩子，因为大海实在离他们太远太远了，去一次要花不少的钱，而他们过的是庄户人家的日子。所以虽然去看海的愿望是那么强烈，可也仅仅是个愿望而已，花子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大忙季节里，成子竟然会请了假回来要让她去看海。

花子一口拒绝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孩子大点，等家里再存点钱到时两个人一起出去。成子不答应，他说已把这几个月打工攒下的钱全拿出来了，还说已在城里找好了旅行社，随团旅游让人放心，因为花子没有出过远门。见花子高低不肯，成子说钱已经先交了，不去就是白瞎钱了！

花子一听就急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先跟她商量呢？她不由火往上撞，当下扯开嗓子就埋怨起成子来。成子也不和她顶，待她发完了火，这才不急不慌地说：“再说啥也晚了，反正我钱也交了退不回来了，人家过两天就出发，你看着办吧！”

这一招可是杀手锏，成子料定花子不会舍得白交那些钱的。果然，这一夜花子翻来滚去睡不着，便一遍遍交代家里的事情，第二天一早就坐唯一一趟班车进了城。

不过花子并不是真的要去旅游，她进城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回那些钱，二是要调查一下成子怎么了。他大事小情都会同她商量的，这一次虽然是为花子好，可他的反常行为却引起了花子的怀疑。

花子进城后，先来到了成子的那个建筑队，找到了同村的友子，友子和成子是最贴心的好兄弟。友子开始什么都不肯说，可是在花子的逼问下，最终他还是背叛了成子，拿出了成子存在他这里的一张诊断书。花子拿过来却看不大懂，友子流着泪告诉她：“前几天成子哥身子不得劲儿，我就催他去看看，他不肯，后来还是我拖他一起去的，谁知一查是、是治不了的病……他不叫你知道，怕你发现，就把病历放到了我这里，医生说不是没希望，但要花很多钱，他不打算治了，怕治不好还把家给拖累垮了……”

话没听完，花子早已捂着脸哭了起来，现在她明白了成子为什么逼她去看海，他是想看着她完成多年的夙愿，她想现在最要紧的是要给成子治病，她宁愿这辈子下辈子都看不到海，也不能失去她的成子啊。可是不去看海回去怎么交代，临走时，怕花子不肯去，成子千叮万嘱，一定要拍几张在海边的照片带给他看，她若不去，他一定会难过失望的……花子不想辜负了成子的一片心意……

几天后，花子回来了，成子很意外，说不是来回要一个星期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花子说她不放心家里，到海边只玩了一天就单独跑回来了。说着掏出了返城车票和几张照片。成子接过车票一看没错，再看照片，真的是花子在海边照的，有站的，有坐的，还有躺着的，穿着泳衣的

花子身段是那么迷人，大海风光是那么美丽，而花子笑得是那么开心……看着照片，成子长舒一口气，幸福得流下了泪。

回来的当晚，孩子睡着后，花子就准备东西，说明天要带成子去省城治病，她说孩子和家她都安排好了，娘家妈明早就到，地里的活兄弟来帮忙。成子一惊，很是心虚地说自己好好的没什么病。花子拿出他的病历说：“我听你的话，去看了海，你也要听我的话，去看病！”成子叹了口气，要说什么，花子却捂住了他的嘴，然后含泪带笑说，“你看，就是要饭去，只要咱们三口在一块儿。那就是一家人，可要是少了一个，给金銮殿住这家也是散了的……钱的事你别管，我有办法，你要真心对我好，就乖乖地去看病，等你治好了病，我要你带上我和孩子，咱们一家三口去看海！”

成子淌着泪紧紧地抱住花子，连连点着头。

第二天一早，花子就带着成子去了省城。不过很快花子和成子又回到了成子打工的小城。经过省城医院确诊，成子没什么病，上次是因为医师经验不足而发生的误诊，成子是回来继续打工的，而花子则要忙着赶回家去！

回去前，花子把成子拉到了小城的一家叫“海之梦”的影楼，说要和他照张相。成子说挺贵的，还是别照了，花子掏出她在海边的照片透了实底。其实她根本就没有去旅游，明知成子得了绝症，她还有什么心情去看海呢，可她有不愿让成子失望，便灵机一动，让友子帮忙给搞了张车票，又到这家影楼拍了几张“海滨风光”的照片骗成子，而实际上那几天她是回娘家去借钱了……

成子望着花子又望望照片又望望花子，心里百感交集嘴里却说不出话来。

花子拉拉他说：“现在咱们俩去照一张吧，回去骗骗姐妹们，叫她们眼馋死，赶明年豁上点钱，咱们一家子说什么也要去看看真的海！”



趟过野马河

六月里雨水勤，来块云彩就有雨，村里人说伏天雨金贵，是个好兆头。可是雨水多了，村前的河沟就发水。山里的小河沟比不得外边的大江大河，天旱了，沟底的石头就亮出来晒卵，涝天里山水一发轰隆轰隆碾轱辘大的石头也满河打滚，可野性呢！所以村里人都叫它野马河。今年野马河上的土桥依旧给一场大水冲得无影无踪，村人到地里干活都得趟河过。

今天玉兰刚进地，大贵也过河来帮忙。前几年本来大贵要出去打工，因为他光棍一个人，没什么牵挂，可是兄弟二贵却求哥哥留下帮助照顾家，让自己出去闯一闯。爹娘二老去得早，哥俩拉帮着长大，大贵处处顾着兄弟：为让兄弟多念几天书，他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为早日给兄弟成家立业，他自己却耽误了终身大事……这回他想到兄弟人活心灵，又有初中文化，出去兴许能闯出点名堂来，于是大贵又依了兄弟。前几年侄女小翠小，弟媳玉兰脱不开身，大贵就把兄弟家地里的活计全包了。玉兰心疼大伯哥，今年把小翠送到姥姥家上了学前班，自己也开始下地干活，可大贵还是少不了帮忙。

两个人都想把这块地收拾完，一时间只顾干活忘了看天，直到雨点子砸下来方才直起了腰。抬头看看，天已阴得水铃铛一般，大黑云头山一样重压过来，再瞧地里干活的都已跑回村了。大贵玉兰也赶紧往回跑，可刚跑几步大雨便倾倒了下来。雨下得好凶，雨条子皮鞭子一样抽得人喘不过气来，一里地倒象走了一辈子。大贵玉兰好不容易跑到了野马河边，只见河里已开始涨水。大贵说声小心，先下了水，走了几步回头一看，见玉兰

刚下水就要打倒，他赶忙又返回去，把玉兰拉上了岸。大水头已快下来了，犹豫不得，大贵蹲下身喝道：“上来！”

当地风俗，大伯哥与弟媳忌讳很多，稍不庄重便要遭人口舌，何况大贵又是个光棍汉。别看几年来大贵帮助玉兰干这干那，可从未说过一句过头话，连手也没碰过，但眼下他却顾不了那么多了。玉兰却大方地趴到了大贵背上，两手搂住大贵，而大贵则挎牢她的两腿，一步一步艰难而小心地往过走。到了河当心儿，一个浪头打过来，大贵好悬没给打躺下，可是玉兰却不慌不叫，她知道大伯哥靠得住。

两人刚上岸，大水头也狂吼着倾泻下来。在泥水里又走了一阵，玉兰趴到大贵耳边喊：“哥，让我下来自己走吧！”大贵这才发觉早已过了河，自己仍然背着弟媳不放。脸一急心一慌，没等蹲下就松了手，结果把玉兰扔到了泥水里。

这天夜里大贵做了一个梦，梦里头他一直背着玉兰在过河，醒来后他暗骂自己不该做这样的梦。可大贵没有想到，尽管是在大雨中，他背玉兰过河的场面仍然没能逃过村人的眼睛，第二天这件事就在村里传了个遍。男人们碰到大贵，都要挤眉弄眼逗他说：“咳，二贵媳妇的身子沉不沉？”“大贵，你觉着玉兰的奶子软和不？”大贵涨红着脸慌乱逃开。过了两天，因为张家的猪吃了二贵家的菜，玉兰给赶回去，张柱子媳妇却没一句正经话，两人就吵了起来。这时正巧大贵从地里回来，张柱子媳妇一见，越发撇嘴斜眼地欢骂起来：“你多美呀，外边有挣钱的，家里有做活的，上桥有人搀，过河有人背，一人占着一窝子，怨不得你臭美呢！”玉兰气得哭了起来，大贵则脸憋得紫红，搭言不能，不搭言窝火，最后一拳狠狠擂到了自己大腿上。

大贵一心一意照顾兄弟家，玉兰对大伯哥也很好，平时抢着给他洗衣补裤，做个差样饭就把大贵叫过去，哥长哥短叫得他心里甜甜暖暖的。可是自从那次背弟媳趟过野马河之后，大贵就尽量躲着玉兰。这天玉兰找上门儿又叫哥过去吃饭，大贵却高低不肯再去，后来给拉急了，就低声说：“还是别去了，也省得叫人说闲话……”玉兰故意大声说：“哥你咋了，听

了蝼蛄叫不得照样种庄稼，咱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谁不怕烂舌头就嚼去吧！”说完拉上大伯哥就走。

大伙把大贵背弟媳的事嚷哄了几天，慢慢也就消停了。谁知事有凑巧，没过几天，一场大雨又把大贵和玉兰推到了尴尬境地。

这天来雨时，大贵已跑回了村，路过兄弟家时见大门锁着，这才想起玉兰早上下镇了。大贵回到家，几次想要去接接弟媳，可想到村人的闲话，他又几次把迈出门的脚缩了回来。但是看看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晚，大贵又坐立不安。终于，大贵披块塑料布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门。兄弟把家托付给了他，他怎能为几句闲话就一推六二五呢？万一玉兰有个一差二错，他有什么脸见二贵呀！

来到野马河边，水已涨到齐腰深，大贵却毫不犹豫地跳下水趟了过去。沿着山路接出几里地，只见前边一个女人正推着车子迎着风雨艰难走来，大贵一眼认出她是玉兰，他跑上去赶忙接过车子。原来玉兰半路上扎了车带，又遇到大雨，走得很慢，所以才到了这时候。又累又冷的玉兰一见大伯哥来接自己，立时心头一热，脸上的泪水和雨水流在了一起……

大贵把塑料布给玉兰披上，自己推着车艰难前行，玉兰赶上几步，把塑料布又给大贵披上，可大贵还是硬把塑料布披回了她身上。两个人顶着风雨踏着泥水，好容易来到了野马河边，可是面对如无缰野马般狂奔而下的山洪，两个人全都傻了眼。天已黑下来了，大贵不甘心给截在进在咫尺的村外，他试探着要过河，可刚一下水就险些被打倒，玉兰急忙把他拉了上去。两个人在滂沱大雨中冻得直打颤，后来还是玉兰想起南山坡有个石砬洞，便把车子撂在一个土岗上，拉着大贵奔了南山坡。

两个人一身泥水地跑到石砬洞，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石砬洞说是洞，其实只是石崖凹进去一些，很浅，刚刚能容下两个人，不过总算不用在大雨里直接浇着了，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歇了一阵，大贵忽然发觉玉兰已不知不觉把身子靠在了他的怀里。

大贵平时不收拾打扮，看着挺老成，其实他只比二贵大四岁，才三十五，正值壮年，而且从没和一个年轻女人这么亲近过，可以说没什么免疫

力，所以当他发现玉兰靠在自己怀里时，只觉腾地一下心里就着起了火。很快，那火就从心里着到了身上，并且他感到玉兰的身子也是火热的，热得似乎已经把两人身上薄薄的织物都融化掉了。大贵紧张得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可久压在心底的一种本能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他想紧紧搂住怀中的女人，亲她吻她……

玉兰并没有察觉大贵的异样，酣畅的大雨掩盖了一切，而且她还惦念着家里的猪和鸡。一声响雷，吓得玉兰不由自主地搂住了大贵，大贵受不了啦，他猛然推开玉兰，冲到了洞外。玉兰先是一愣，接着明白了什么，也不禁心慌气促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走出窑洞。把塑料布给大贵披在身上，大贵却又把塑料布扯掉，他要让冰冷的雨水浇灭他心中的那团火。

半夜里雨停了，而大贵却在洞外待了一宿。

第二天清早，当大贵和玉兰默默走回村里时，迎接他们的是村人异样的目光。

大贵淋病了，发烧说胡话。多亏玉兰端汤煎药地侍候了三天，他这才好了起来，可是这晚他却做了个梦，梦中他也娶上了媳妇成了家，新媳妇好俊好面熟，他仔细一看，竟是弟媳玉兰……醒来后，大贵气得扇了自己两个嘴巴。你怎能做这样的梦呢？

村里人嚷哄说大伯子和弟媳妇过上了，这才是便宜不出当家子。大贵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他决定进城把二贵替回来。可是大贵还没走，二贵先回来了。二贵现在已混得人模人样，成了村人眼里的款爷，让人眼羡的很。有人说二贵在城里已买了房，估计这回是要把媳妇也接去过好日子的，没成想二贵是回来离婚的。

村里人都说二贵是为大贵才闹的离婚，大贵不信，他找到兄弟，二贵当真黑着脸。大贵没做亏心事，可也觉愧对兄弟，他低着头说：“玉兰是个好女人，这些年她一个人又带孩子又持家，多不容易，可她没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都怨我……”二贵说：“你们做的丑事我知道了，你也不用多说，我离婚就是为了成全你们的！”大贵不知怎么解释才好，他的脸又

憋紫了。二贵又说：“这些年你对我好，我把玉兰让出来也算报答你了！”

大贵攥紧了拳头，二贵有些害怕地向后躲，大贵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猛地上前拉住二贵就走。大贵一直把二贵拉到爹娘坟前，然后扑通跪下说：“兄弟，我今儿对着爹娘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对玉兰有过念头，可我要做出半点不是人的事，今儿我就一头撞死在爹娘坟前！”二贵叹口气：“哥，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知道你和玉兰的事多半是别人瞎说的，可我还是得和玉兰离……”大贵不解地望着兄弟，二贵低下头又说，“我在城里又有了人，我不离，她就要去告我……”

大贵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猛地起来揪住兄弟嘶喊着：“不能啊不能，咱不能坏良心啊！”二贵说：“哥，你就跟玉兰过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再说她对你也有感情……”他的话没说完，从没捅过兄弟一手指头的大贵已愤怒地对他劈头盖脸打了起来。

大贵终究没能阻止住兄弟，二贵到底跟玉兰离了婚。大贵不知玉兰会多伤心，又担心她会想不开，可他却没脸再去劝她。倒是玉兰先来找太贵了，玉兰虽然有些憔悴，却仍像原来一样唤哥过去吃饭。大贵愧疚地低着头，只喃喃说着对不住她。玉兰反倒劝开了大伯子：“你说的是哪的话，二贵不是人，也不该你赔罪呀！”

转过年，玉兰找到大贵，说也要到山外去闯闯，问他肯不肯陪她走。大贵低着头，半晌方才憋出一句：“咱俩一起走，闲话不就成了真么？”玉兰说：“真的又怎么样，我们是为自己活着，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大贵沉默半晌，仍然费力地摇摇头。尽管玉兰已和二贵离了婚，可她毕竟曾是他的弟媳呀！这晚大贵又做了个梦，梦见他又背着玉兰过野马河，可那河好宽好宽，宽得他们总也趟不过……

玉兰要走了。孩子已经在姥姥家上学了，牲口都已卖了，东西也都寄放在亲戚家了，大门一锁，玉兰似乎已经无牵无挂了。可是她还在等待着，她觉得有个人无论如何该来送送她。可是等到最后玉兰还是一个人失望地上了路。

玉兰走得很慢，而且越走越慢。还没出村，玉兰却又不甘心心急匆匆

返回来，来到了大贵门前。迎接她的，是大贵门上的一把锁。

玉兰想不到，一出村，她就看见有个健壮的男人正在河边等着她，是大贵。不过大贵今天刮了胡子，换了衣服，还背着个包，年轻了很多，精神了很多，像换了个人一样，看得玉兰喜出望外，两眼放出光彩。看看玉兰来到跟前，大贵没有说话，只是蹲下了身子。玉兰也没有开口，只是很自然地伏到了大贵背上。大贵背着玉兰，在村人惊诧的目光中，一步步趟过了野马河。

原来野马河并不宽，只有几步远……



春妮的隐私

在外打工的秋成和春妮突然回到了村里，可他们既不干活又不下地，小两口穿的光光鲜鲜花花哨哨的，整天手拉手肩挨肩，不是上高山尖看云彩，就是到小溪捉泥鳅，还整天又唱又跳的，开心的像两个孩子。

村里人看不惯他们的做派，猜测他们是在外边挣了钱，回来显摆的。

谁知刚入秋，秋成忽然病倒了，而且这一倒就再没起来。村里人这才知道原来秋成得上了治不了的绝症，春妮把泪水咽在肚里，把笑容挂在脸上，陪伴秋成欢欢乐乐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送走了秋成，春妮没回娘家也没去婆家，而是继续住在了那个简朴的“家”中，她说要在家里在陪伴秋成一段时光。村里人说这女子还真是个痴情人。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人上门给春妮说媒来了。春妮虽说结过婚，可她年青俊俏，不少没成家的后生都相中了她，镇上的养牛大户“郑百万”也愿出高价娶她做填房。可不论多好的条件都被春妮一口回绝了，她说现在她还没心思考虑这件事。

村里有个叫陈大有的，因为好吃懒做又喝又赌，还爱打点野食儿，愣把媳妇给气跑了。自从秋成一死，他就惦上了春妮，出来进去也没少试探挑逗，可春妮对他正眼也不瞧。这晚他从耍钱场出来，见天上无月，街上无人，便鬼一样溜到春妮家院外，越过矮墙进了院。他蹑手蹑脚来到窗下，听听没动静，正要去撬门，不料屋里却出了说话声。

陈大有一惊，赶忙伏到窗下。过了片刻，陈大有方才听出并不是他发现了，而是屋里有人在说话。陈大有松了一口气，可转念一想不对呀，

春妮出来进去一个人，怎么会跟人说话呢？他悄悄站起来，把耳朵贴在窗上一听，原来是两个人在窃窃私语，虽然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明摆着这是一对情意绵绵的男女。哦，怪不得勾搭不上呢，原来这小娘们儿早就有了站窝的！陈大有又恨又妒，立时就要叫喊捉奸，可话到嗓子眼他忙又捂住了嘴——现在就是捉住了野汉子，寒碜了小娘们儿，他陈大有还是油星儿捞不到，倒不如……

这么想着，陈大有悄悄退到院边，钻到一堆秸草里埋伏起来，他要看看是哪个癞蛤蟆抢先吃到了天鹅肉。

可是陈大有忍风受冻瞪着眼珠子守到天亮，也不见屋里有人出来。再守下去瞧清了野汉子也会暴露自己，白受一夜寒风陈大有又不甘心，寻思一阵，他肚里咕嘟冒出个鬼主意。陈大有钻进草堆，跃墙出院，抚净身上头上的草叶，抹把鼻涕揉把眼睛便开始叫门。

一会儿春妮出屋问声是谁，陈大有隔着墙说：“我家的老花猫跑了，我是来找猫的！”春妮说：“我家没有来过猫。”“怎么没有，我刚才是眼看着它钻进你们院的，快开门让我找一找——自打你嫂子走后，天天都是我那大花猫给我暖脚焐被窝，一宿离了它我也睡不着觉……”

春妮怕他说出更下作的，忙走过来打开了门让他找。陈大有装模作样在院里撒目了一圈，自言自语地说：“怪了，刚才明明看见跑进院来了，怎么眨眼就不见了呢——准是钻屋去了！”春妮不耐烦地说：“我刚从屋里出来的，一只猫还看不见，你去别人家找找吧！”

陈大有说：“不行，不进去找找我不放心！”说着就要往屋里闯。春妮抢上前挡在门口沉着脸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大清早怎么能往人家屋里闯？”

哈哈，小娘们儿急眼了——屋里藏着野汉子，她能不急吗？陈大有笑在心里，恼在脸上，他胡搅蛮缠说：“你不让我进屋找，猫准定就在你屋里——你也是冷清清一个人，也是想搂着它暖被窝儿吧！”

春妮见他胡搅蛮缠越说越不像人话，为了早点打发走他，就说：“你先等着，我先进去收拾收拾床！”说着转身进屋，还关上了门。

哼，什么收拾床，明明是藏野汉子去了！可那么个大活人，我看你往哪藏？陈大有是寡妇养孩子肚里有底，他不急不慌地等在门口，还得意洋洋地哼起了《心太软》……

过了片刻，春妮叫声找来吧，陈大有便推门走了进去。屋里陈设十分简单，连个能藏人的衣柜也没有，可是陈大有找过床下又找门后，最后连水缸灶膛里都搜到了，却连个人芽儿都没有。这可怪了，那么大的人能藏哪去？陈大有挠着头，忽然看见了后窗户，他一拍脑门儿暗叫上当——自己真是傻狗追飞雀，春妮刚才进屋准是从后窗把野汉子放跑了！

“怎么样，哪来的猫？我看你纯粹是抓妖卖怪！”春妮说着拿起笤帚扫起地来，明摆着是要赶陈大有走。可是陈大有盯着春妮那俊俏的脸蛋诱人的身段却又迈不动腿了他涎着脸又洩开了下道话。春妮恼了，要他放正经些，陈大有却嬉皮笑脸说：“行了，你别跟我假正经了，你跟野汉子都明铺夜盖了，还装什么贞洁女儿？”

“陈大有，你别血口喷人！”春妮脸都气白了。

“血口喷人？我是有凭有据实话实说——明告诉你吧，昨晚我就来了，在你窗下守了一宿，你跟野汉子说的话我全听到了！”

春妮唰地红了脸。

陈大有见春妮说不出话来了，以为机遇已到，便凑上前说：“这事我不说出去，谁也不知道，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我早就耐（爱）上你了……”嘴里这么说着，他的手脚也不老实起来。

啪！陈大有手还没摸到春妮的脸，他自己的脸上先挨了春妮一个嘴巴。

“陈大有，你不要脸！”春妮脸上带泪羞愤地骂道。恼羞成怒的陈大有一手捂着半个火辣辣的脸把子，一手指着春妮咬牙恨恨道：“你要脸，你等着！”

一天夜里，陈大有下了牌桌叫上一个臭味相投的赌徒来到春妮家，他叫赌徒守住后窗，自己则又翻墙进入春妮家院中，来到窗前一听，屋里果真又有男女在絮叨情话。哼，这回看你往哪跑！陈大有又来到秸草堆边守